



余言
YU YAN WORKS
作 品

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

切雪



余言工作室
《切雪》系列



余言
工作室



余言工作室
《切雪》系列

雪落成堆
余言
他不过是在你怀中
寻找温暖
用半生的时间
寻找那个能让你
温暖的人

七百年
漫无边际的等待
只为与你
到那间的重

余言工作室

余言

YU YAN WORKS
作品

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

切雪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切雪/ 余言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108-4036-4

I. ①切… II. ①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68071号

切雪

-
- | | |
|-------|--------------------------|
| 作 者 | 余言 著 |
| 出版发行 | 九州出版社 |
| 出 版 人 | 黄宪华 |
|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
| 发行电话 | (010)68992190/3/5/6 |
| 网 址 | www.jiuzhoupress.com |
| 电子信箱 | jiuzhou@jiuzhoupress.com |
| 印 刷 |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
| 印 张 | 9 |
| 字 数 | 150千字 |
| 版 次 | 2016年2月第1版 |
| 印 次 |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108-4036-4 |
| 定 价 | 24.80元 |
-

切雪

目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一剑起舞天雷动/003
第二章	天地变色风云涌/024
第三章	昔人已乘黄鹤去/049
第四章	此去姑射无多路/074
第五章	花气袭人知骤暖/098
第六章	孤舟独钓寒江雪/118

c o n t e n t s

切雪



第七章	从此无心爱良夜/142
第八章	还君明珠双泪垂/166
第九章	此身不负相思意/192
第十章	心悦君兮君不知/219
番外	霓裳羽衣何处归/243
后记	/277

c o n t e n t s



切雪



七百年。

这不过是永生而漫长的生命中短促的一瞬。

切雪剑矗立在冰雪之巅，落满风雪。冰面下是一个栩栩如生的女子。

一身白衣的永生少年忍受着生命漫无涯际的孤寂，日复一日地凝望着她。

只要拔出那把剑，心爱的女子就会复活。然而，同时封印的邪魔亦会苏醒，从而引发天地浩劫。

他的手一次次拂落剑身上的雪花，一次次试图握住剑柄，却又一次次退缩。

一年年雪落，一年年冰消。

少年深深地叹息一声，伸手拔掉了那把剑。剑下被封印的女子睫毛微微地抖动了一下。在她睁开眼睛的瞬间，少年俯身吻上她冰冷的唇。

那一刻，岁星陨落，少年灰飞烟灭。解语花自雪地中长出，迎风怒放，花蕊中露出一张女人巧笑嫣然的脸庞，她预言道：“你和她天涯永隔，永无完聚之日，而她必将死在切雪剑下……”



切雪

第一章

— 剑起舞天雷动 —



壹

山川连绵不绝，层峦叠嶂，山林之间，云雾缭绕。淡淡的雾霭中，间或有清凉的剑光豁然而出。一道红影在空中上下翻飞，夹杂着叱咤声。

山峰上是一片秀丽的竹林，竹林之中有一幢掩映在茂林修竹间的竹楼，屋檐依旧是青碧的绿色，青翠欲滴，想来是刚筑好不久。

竹楼前的空地上，立着一袭白衣的男子，眉目俊朗，丰神飘逸。站在他对面的是一袭红衣的少女，容颜俏丽。女子眉尖微蹙，目光紧盯着空中争斗不休的法宝——一只铃铛和一把竹剑。

那只铃铛状如花朵，花瓣长而舒展。色似乳白，唯有花萼处呈现淡淡的绯红，赫然是曼陀罗。

曼陀罗在空中旋转不休，花蕊不断撞击花瓣，发出不绝如缕的声响，而花瓣不断切割着竹剑。白衣男子手中捏着剑诀，控制竹剑上下翻飞，伺机而刺。僵持了半晌，那少女的俏脸上有微微的愠怒，只见她双臂舒展，指若兰花，微微一屈，向空中的曼陀罗弹出，指尖的劲力撞击在曼陀罗上，发出“叮——”的一声长响。曼陀罗的旋转陡然加速，铃铛的响声猛然尖锐急促起来。红衣女子却轻展歌喉，歌声清丽，可裂金石，响彻山野。清脆的铃声与清丽的歌声相和，有着说不出的美妙。

少年闻声，捏着剑诀的手不觉慢了下来，而飞舞在空中的竹剑也不由得一顿。曼陀罗顿时欺近，花瓣舒展，瓣牙犹如刀刃，绞烂了竹剑，而后骤然变大数倍，呼啸着向少年当空

罩下。少年方才略略稳住心志，抬头便看见当头罩来的庞然大物，顿时大惊失色，忙将袍袖舒展，带起一阵罡风，周遭的竹子拔地而起，于间不容发的瞬间，结成了一道竹墙挡在身前。曼陀罗略作停滞，继续发力向前旋转，粉碎了竹子与法力结成的结界，然后铺天盖地地罩向少年。

少女的一张俏脸上露出了狡黠的得意之色，岂料笑容未尽，奇变陡生，纷飞碎裂的竹枝间射出一个人影，竟如飞蛾扑火般向着曼陀罗径直飞去。眼见即将被曼陀罗罩住，他并指击出，一道浩然的光芒自指尖涌出，击在花蕊正中，而怒放的曼陀罗如同被击中的含羞草，收敛了花瓣，向后急射而去。

红衣少女脸色一变飞身而起，身姿曼妙，伸手接住了倒飞而来的曼陀罗，落在竹楼的屋顶上。白衣男子亦是飘飞至屋顶上，山风袭来，衣袂飘飘。

男子脸上有淡淡的笑意：“小师妹，得罪了。”

被唤作小师妹的红衣女子噘着一张小嘴，俏脸一扬：“七师哥，你赶快认输，你明明不敌我的曼陀罗。”

男子“咦”了一声道：“明明是我击退了你的曼陀罗好不好？”

红衣女子气急道：“你……你……”一时语结，竟说不出话来，索性手腕一翻，将那曼陀罗托在指尖，脸上又露出了顽皮的笑容，“七师哥，你认不认输？不然，我就拆了你的竹楼！”

对面的男子看着她手中徐徐旋转的曼陀罗，无奈地苦笑了一声，最终垂下衣袖躬身道：“蜀山剑派门下弟子白如衣，在此次比武中负于师妹霓裳。”

霓裳听到他亲口认输，方才满心欢喜地将手中的曼陀罗收起来，挂在腰畔，走过来拉住白如衣的衣袖道：“七师哥，你

又输给我了。”

白如衣拿起她腰畔的铃铛细细观看，有些羡慕地说：“师傅传了曼陀罗给你，你现在拥有了自己的法宝，而我的法宝却还不知在何处。”

霓裳原本还有些得意，但察觉到白如衣话间的萧索之意，故作失望地说：“我有曼陀罗又能怎样呢？还不是困不住你。”

白如衣宽慰道：“霓裳，若非你太过得意忘形，松了气势，也不会给我机会逃脱。”霓裳闻言，原本有些暗淡的脸色又明亮起来。白如衣携着她从竹楼上飘飞而下，缓步往竹楼内走去。

贰

小楼轻纱漫绕，颇为简陋，房间的案几上放着一把瑶琴，香炉上烟雾缭绕，香气袭人，却是汨罗香。白如衣打开茶罐取出茶叶放入壶中，注入沸水至七分满，略作停顿，再次注水，一动一静间优雅至极，深合茶道。茶叶在水中翻卷舒展，清新的茶香沁人心脾。

霓裳伸手端起茶杯，细细吹开水面上的茶叶，啜饮了一口，回味良久，赞道：“好茶！七师哥，你是怎么泡得一手好茶的？”

白如衣淡淡地笑道：“饮茶，茶叶、水、茶具，缺一不可。这茶叶，是蜀山清明前后的春茶；这水，乃是去年梅花上的积雪化成的；这茶具皆是名贵极品，是罗浮山痴道人送我的。”

霓裳抿嘴一笑：“都说你到后山竹林潜心修炼来了，我看

你是躲在这里享清福呢！”

白如衣明白她话中的揶揄之意，却不计较，一整衣袖，恭恭敬敬地问道：“霓裳，师傅身体安好？”

霓裳笑嘻嘻道：“自然好。你在临云峰修习剑法一月有余，我今日就是奉了爹爹之命，前来检验你修习剑法的成果。”

白如衣扬眉一笑：“我说你怎么见了面就要和我比武呢？”

霓裳走出竹楼，在空地上捡起一只竹篮走了进来，纤纤十指揭掉盖子。白如衣闻到饭菜四溢的香气，方才记起时值正午，自己还未吃饭，顿时从肚子中传来一阵鸣叫。霓裳掩嘴偷笑，将竹篮中的饭菜依次摆到饭桌上。

白如衣面色微红，辩道：“我独居此处，样样皆好，只是不太会做饭，每日都是些粗茶淡饭，已经好久没有吃过蜀山大厨兰姨做的饭菜了。”他抓起筷子，夹起一块炒豆腐放入口中，细细咀嚼。

霓裳故作平静地问：“七师哥，饭菜如何？”

白如衣一边吃一边点头说：“清香有余，淡而有味，兼有青菜之鲜豆腐之嫩，不错不错。”突然，他停下筷子，眉头微微皱起，思索道，“这好像不是师母的手艺呢？”一双眼睛疑惑地落在霓裳身上。

原本活泼的霓裳忽然扭捏起来，脸色绯红，音若蚊蚋：“这饭菜是我做的。”

白如衣神色讶然：“我这调皮的小师妹什么时候花心思学做饭了？”眉目间散落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霓裳双颊宛若红霞，煞是可爱，恨恨地跺了跺脚，三下两下将满桌的饭菜收进竹篮，嗔怒道：“让你吃饭还那么多废话？”

说完，她脚踏曼陀罗，如流光一般向云雾深处飞去。

四周云雾缭绕，山峦如聚。远方一座山峰，孤拔高绝，直插云霄，颇有一览众山小的气势。那些云雾迤邐如带，环绕在半山之中。霓裳衣袂飘飘，身影没入那座高山的云雾之中。

叁

白如衣站在山崖上看着远处的高山和霓裳身影消失之处，眼底泛起淡淡的笑意。

他负手而立，山风吹来，衣袂飘飘，仿若随时乘风而去的仙人一般，浑身散发着无与伦比的绝代风华。

身后不远处的竹林，一片青翠的竹叶上停立着一只蜻蜓。它从竹叶间探出脑袋，打量着眼前的男子，目光旖旎，缱绻温柔，一时间竟如痴了一般。

夕阳西斜，暮云合璧。山峰上万道红光，红霞如同织锦，晚风吹来，山下松涛阵阵。那只蜻蜓以一种固定的姿势长久地躲在竹叶间，似乎有些倦怠了，它扇动薄而透明的翅膀正待飞走，白如衣忽然开口，淡淡地说道：“妖孽，想走？”淡然的语气下竟然有着睥睨天下的杀伐之意！

那只正待飞起的蜻蜓凝立在竹叶尖上，露出原本埋在竹叶之中的容颜，赫然是一张女子的绝世美艳面庞。她莞尔一笑：“原来白公子早已发现了我。”

白如衣缓缓地转过身来，气定神闲，看着不远处的那只人首蜻蜓说道：“从你爬到竹叶上的时候，我就察觉到了。”他的目光蓦然一凛，“妖孽！你躲藏在此，是何居心？”

那只蜻蜓仰起藏在阴影中的面庞，微笑着，仿若暗夜中绽放的罂粟花，令人目眩神迷，甘愿为之沉沦。白如衣为她的容光所摄，心旌摇荡，但只是瞬间，他自身修习的逍遥游便有所

感应，立时护住了他的心神。白如衣身形一晃，瞬息之间移至那枝竹子前，逼近了蜻蜓。蜻蜓花容失色，慌忙展翅飞离，刚刚飞起却如同撞在一堵无形的墙上，再也前进不了分毫。原来，白如衣化掌为爪，指间真气凝聚笼罩在她的上空，如因笼般困住了她，她挣扎无望，颓然地跌坐在竹叶上，战栗而无助地看着白如衣。

白如衣怒斥道：“妖孽！竟敢魅惑我！”

手掌直拍而下，掌风呼啸。那只蜻蜓看着迅速逼近的手掌，与死亡如此贴近的瞬间，她忽然笑了，眼泪随着她的笑容一滴滴洒落。

她轻声地叹息道：“对不起。”那一声叹息，如同一根刺一般，轻轻地扎在了白如衣的心底，让他的心头涌起一股惻隐之意，手掌生生顿住，停在了她的头上。

白如衣撤回了手掌，问道：“你为何要说对不起？”

她一脸的梨花带雨，幽幽地说道：“因为，我从未想过伤害你。只是刚刚被你点破了身份，我一时失神，为了逃脱，才使出魅惑之术。我是在为我使出魅惑之术说对不起。若你想要杀我，我不会有反抗。能死在你的手上，也好。”

白如衣缩回手，垂下眼帘，沉声说道：“念你修炼不易，我不杀你，你走吧。”

那只蜻蜓带泪的脸上有掩饰不住的惊讶，有些疑惑地问道：“你放我走？”

白如衣点了点头，她脸上不见丝毫的喜色，却忧心忡忡地说道：“如果让其他人知道你放走了一只妖精，恐怕你难逃责罚。”

白如衣没想到这只小妖居然还为他考虑，于是不以为意地说道：“你不用担心。这座山峰上只有我一个人，不会有外人

知道。”

小妖这才展动薄如蝉翼的翅膀，向着山林深处飞去。片刻，小小的身形消失于暮色丛林之中。

肆

白如衣看看漆黑的夜色，缓步走向刚才站立的那块石头，盘膝坐下。他将双手交握横置于小腹前，双目微阖，初始尚可辨其呼吸三长一短，然而不过片刻，呼吸却已然不可辨，浑然进入物我两忘之境。

此时，白如衣内心空明，小至鸟语虫鸣，大至风声涛语，莫不明辨于毫末。身心百窍俱开，洞察山峰四周的变化，不觉时间流逝。良久，他睁开双眼，抬起头来看向天空。但见空中一轮明月高悬，月光皎洁清冷，山林寂寂，被蒙上了一层清辉。而山林深处，月光难以铺洒，却光影幢幢，竟如魑魅魍魉穿行其间一般。

白如衣搬到临云峰居住不久，偶然在夜间发现崖底有光华直冲斗牛，以为有宝物出土，便日日夜夜守在这里。然而奇怪的是，自那晚过后，便悄无声息，再未见到任何光华，以至于令白如衣自己都怀疑那一晚是不是眼睛看花了。

“想我白如衣天纵英才，时至今日尚无兵器。我等的乃是天下名剑，何日才能得到啊？”他长长地喟叹了一声，仰首向天。月光洒在他的面庞上，有种说不出的孤独与落寞。

一朵乌云飘来，遮住了天空的月亮。天地霎时陷入一片漆黑。狂风骤然四起，天空中的乌云急剧涌动，堆积得越来越厚——风云骤变。

一道闪电，猛然划破漆黑的天幕。轰隆隆——惊雷乍然响

起，接连不断。白如衣立在崖巅，如同风雨中飘摇的一叶扁舟。然而他立在那里，岿然不动，自语道：“天地变色，难道绝世神兵即将出土？”

一道闪电竟自空中直劈而下，白如衣身形一飘，急速后退。先前立足的那块石头，被雷电击中后，竟纷飞碎裂。那些碎裂的石块向他猛烈地溅射而来，饶是他挥袖阻挡，仍有石块冲破袖风打在他的身上，天地之威，强至于斯！

不容白如衣立足，第二道闪电又紧追而至。白如衣倾尽毕生修为，身形瞬息间横移数十丈，避过。他惊魂甫定，正待长长地呼一口气，却吃惊地发现，闪避时只顾尽力跃开，竟跃到了悬崖之外。此刻，他双脚踏空，还来不及喘息，身子从悬崖上直坠而下。白如衣双手本能地在空中乱抓，意外抓住了一根长藤。那根长藤攀长在悬崖的一侧，白如衣正握着长藤的末端，如风中蓬一般荡来飘去，他的手指扣住崖壁，止住了荡悠之势。躲避闪电、坠崖、抓藤，皆是电光火石间发生的事情。然而其中凶险，他现在想起来不由得阵阵心悸，额上冷汗涔涔。

闪电继续张牙舞爪地划过，却并不再追击白如衣。白如衣苦笑一声：“奇怪，难道这闪电就是为了将我逼下山崖？”

他仰头看着这根生长在半山中的长藤，又苦笑了一声：“今天比武，那把淬炼了一个月的竹剑被师妹毁了，如今手上没有法宝，无所依凭，如何脱离这险恶之地？”

他低头打量崖底，却见下面黑黝黝的一片，如同一个巨大的黑洞，可随时将人吞没。

哗啦啦，头顶上土石滚落，白如衣暗暗呼了一声糟糕。老藤承受不住他身体的重量，突然断裂，白如衣的身影再次不受控制地坠向深渊。

白如衣叹息着闭上了双眼，耳旁风声呼啸，然而这呼啸的风声中却又夹杂着嗡鸣声，好像……好像翅膀急剧扇动的声音。这个念头刚刚闪过，他就感觉到衣领一紧，竟被扯住了，止住了下坠之势——赫然是傍晚时分那只身形变大了数倍的蜻蜓，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救下了他。

白如衣心下虽大为感动，面上却只是淡淡地说道：“谢谢。”

她只是盈盈一笑，并不发一言，而是奋力地挥动翅膀，带着白如衣向着崖顶缓缓飞去。白如衣心中一动，微微侧头对着身后的蜻蜓说道：“可否劳烦你一事，先不要往上飞，你带我前往崖底一趟。”

蜻蜓不明所以地看着他，却依言掉转方向带着他向崖底飞去。

那些缭绕于崖间的云雾委实厚积，白如衣身入重云之中，顿时觉得呼吸为之一滞。那些云雾带着浓浓的水汽，不过片刻，他的衣襟便仿佛被雨水沾湿，而视线则被云雾隔断，入眼处皆是茫茫一片。崖底仿佛没有尽头，不知向下飞了多久，密密重云依旧没有穿透。白如衣索性闭上双目，任由蜻蜓带着他往下飞。许是蜻蜓累了，收敛了翅膀。那两只翅膀如同两只手臂，环住了白如衣的肩膀，而她的脸庞伏在他的背后——如同她在他身后伸出双手环抱着他一般。这姿势太过亲昵、暧昧，白如衣觉得不妥，然而又说不出哪里不妥，一颗心兜兜转转，再难平静。他忽而想，这云雾怎么还没有到头？他忽而又想，会不会一直没有尽头？

突然，他的视线变得开阔，呼吸为之一畅，竟已穿过云障。失去了阻碍，他们下坠之势骤然加快。呼啦一声，原本裹着他身子的翅膀猛然展开，止住了坠势，徐徐降落。